

雁踪集

文 辛 剧 作 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文辛（原名华增瑞），1926年8月生于江苏扬州。1949年6月参加革命。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文工团任创作员。后从事文艺编辑工作达40年之久。现为四川省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四川省剧协副主席、《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编审。

《雁踪集》是由本人从其40年来业余创作的大小剧本中选编而成。

序：

几 句 话

李 致

文辛同志的剧作选《雁踪集》即将出版。

文辛同志原为部队文工团创作员。1952年，他服从组织分配，调到四川省文联，长期从事期刊编辑工作，达40年之久。这个期间，他的主要精力，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与此同时，文辛同志还进行业余创作。顾名思义，《雁踪集》是他飞行的留影，是他心血结晶的另一个部份。它体现了文辛同志在创作方面的才能和对文艺事业的贡献。

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杂谈多样化

(代自序)

最近看到一幅漫画——一个妇人一手抱了一个孩子，一手拉着一根吊杆，吃力地站着；一个中年男人安然自得地翘着“二郎腿”坐在旁边，用手指逗着孩子，说：“小鬼，你把妈妈累坏了！”标题是：《公共汽车上的“议论家”》。

这幅画引起了我一一些联想，打算结合着最近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的一些体会，谈谈文艺创作中题材、风格多样化的问题。

在公共汽车上优先让座给老弱妇幼，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已经成为一种风尚了。这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互助友爱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好风尚。当然，象画上所反映的这种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也还没有绝迹；而类似这位“议论家”的思想作风，则更未根除。然而，它已是为人所不齿、逐渐在被淘汰的了。

作家、艺术家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文艺武器，歌颂前一种好风尚，使之继续发扬，批评后一种坏作风，使之加速消亡。这是不在话下的。然而，究竟是从正面歌颂，还是从反面批评，或者同时表现这两个方面（既歌颂又批评），这就因人而异、因材而异了。只要能达到同一目的，殊途同归，大可不必拘于一格。

从这幅画的具体题材看，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有不同的处理。但大致也不外这样几种方式：①从正面歌颂——表现一个人正在让座给抱孩子的妇女，甚至可以表现许多人抢着让座；②同时表现两个方面——一个人不肯让座，另一个人（或许多人）正在让座；③从反面批评——表现一个人抢了座位，而对站在旁边的抱孩子的妇女无动于衷，或者象现在这幅画这样表现。“就事论事”，我觉得还是以现在这样的处理好。因为，第一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是常见的，既然常见，也就“见惯不惊”，如果作者再不能进一步发掘与表现出它更深的思想意义和人物的精神面貌，只是“如实地”表现，那就不足以引人注意、发人深省。第二种处理，虽然直接、全面地表现了矛盾、冲突，但缺乏含蓄，一览无余，也难以引人入胜。而现在这样的处理，却是颇为耐人寻味的，特别是因为它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深化了形象——不仅表现和批评了“把方便‘抢’给自己，把困难‘推’给别人”这样一种自私行为，而且还表现和批评了这位“议论家”在抢到方便以后，竟还对别人的困难故表“同情”，发出如此奇妙的“高论”，这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塑造了另一种典型，也增加了作品的幽默感和艺术情趣。

问题是，这样表现，有没有歪曲整个时代、社会背景呢？我看没有。因为它所讽刺批评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的时代社会所产生、所容许的，而恰恰是我们的时代、社会所要消灭的。唯其是在肯定的社会背景下，才允许和需要这样的讽刺（因为它是违背我们今天社会风尚的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其效果才更强烈（引人注意），作用才更大（发人深省）。一句话，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我们时代、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

遗憾的是，这个题材如果让我们来处理，大约多是采用前两种方式（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单刀直入”和“力求全面”

了），可能还要尽量多加几个抢着让座的人（以示力量的对比——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

这里，我并非特别强调讽刺的作用，更无意提倡对所有的题材都以讽刺处理之。我只是说，我们应该解除对于讽刺的顾虑。当我们接触到类似这样的、特别适合于用讽刺来处理的题材时，也不要回避它，从而使我们的文艺作品的题材、形式、体裁、风格愈益多样化。

本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由于谈到时代、社会背景问题，我又联想到了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例子：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这件“小事”，唯其是发生在当时的旧社会，所以其意义并不“小”，车夫的行为才显得更可贵，形象才显得更高大，“须仰视才见”。如果是发生在今天的新社会，这件“小事”就不那么突出，不那么强烈了。何以故？因为象这样的行为已是一种普遍风尚了。

从这两个例子，是不是可以说明：作家、艺术家不仅要善于从普遍大量存在的事物中，深入发掘与表现那些高于生活原型、不同于其他文艺作品已经表现过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典型；而且也要善于发掘与表现那些虽非普遍大量存在、但却包含着生活真理和教育意义的独特的个别事物，哪怕它只是一件“小事”？

胡可同志在《情节·结构》一文中也说过：“观众喜欢看的是百岁挂帅而不是百岁养老，是十二寡妇征西而不是十二寡妇上坟，是武松打虎而不是武松打狗，是木兰从军而不是木兰

出嫁，是穷棒子办社而不是穷棒子借债。并且，观众并不因这事物的独特性而责怪它‘不典型’。”（见《剧本》月刊1961年9月号）

当然，如果能从百岁养老、十二寡妇上坟、武松打狗、木兰出嫁、穷棒子借债这些常见的事物中，发掘与表现出新的独特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典型，也未尝不可。反之，如果仅仅表现了百岁挂帅、十二寡妇征西、武松打虎、木兰从军、穷棒子办社这样一些独特的事物，而不能发掘与揭示出它所包含的生活真理和教育意义，那也是不足为法的。

总之，我们要从一般中找出特殊，从特殊中找出一般。我们既反对只有一般而无特殊的概念化、公式化，也反对只有特殊而无一般的猎奇。我们提倡的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是二者的高度艺术的统一。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百花齐放”，促进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由此我又进一步联想到了典型的多样化问题。

文艺作品的任务本来在于创造各种各样的典型，用以教育人民。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强调创造我们时代的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典型，是必要的（事实上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是强调创造它们各自的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典型的）。但生活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社会上并非、也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英雄人物。因而，描写英雄人物、创造英雄人物的典型，虽然是重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

英雄人物应该说是一种类型，它是与其他各种类型的人物（一般正面人物、落后人物、悲剧性人物、反面人物……）同时并存，并且是相对立、相比较而显现出来的。描写英雄人物与创造英雄人物的典型，还并不就是一回事。所谓典型，是体现一定社会本质的、具体感性的、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简言

之，是寓共性于个性之中，是包含着共性的个性。因而，在英雄人物这一类型中，也是有、也应该创造出各色各样典型的。

如果我们在各种类型人物中，只要求写英雄人物，范围不免就小了一些，而且也很难显现出英雄的特色来。如果我们在英雄人物这一类型中，只要求写十全十美的、概括一切英雄特色的、理想化的典型，那么范围不免就更小一些，就会形成“一花独放”，而且归根结蒂也就取消了文艺作品创造典型的任务。

这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问题。

事实证明，只要是立场观点正确、忠实于生活、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它所创造出来的不管是属于哪个时代、哪个阶级、哪种类型的典型，对我们都是有教育意义，为我们所珍视的。

《十五贯》里的况钟这一典型对我们当然有教育意义，然而过于执这一典型对我们又何尝没有教育意义？毛主席既举过《愚公移山》的例子教育我们，也举过《叶公好龙》的例子教育我们。《卧薪尝胆》的勾践，《北京四十天》的李闯王，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精神胜利法”的阿Q，对我们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华佗被医学界视为典范，鲁班被石木工奉为圣人。

“赛黄忠”是对于老年人最高的评价，“穆桂英”已成为妇女们自豪的尊称。不符事实的新闻通称为“客里空”，胆小怕事的右倾者常被叫做“套中人”。……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毒草可以肥田，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的人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反面教员。为什么我们在文艺作品中不可以创造包括这些最反动、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典型呢？

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创造我们时代的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典型，是因为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象今天这样的光辉的时代、英雄的人民，特别是工农兵群众还从来没有被普遍地视为文艺

作品的主要描写与歌颂的对象，因而也从未提供过这样的典型。既然我们的前人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永垂不朽的、反映他们所处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面貌的各种各样的典型，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要用足以反映我们时代精神和社会面貌的新的成就来丰富这座艺术典型的宝库，贡献给今天的人民和后世的子孙。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即使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社会里，也不是只有英雄人物这一类型的人了，何况英雄人物当中也还有各色各样的个性呢！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有矛盾，并且是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

过去，许多成功地创造了英雄人物的典型的文艺作品，大都同时创造了与之相匹敌、相对立、相陪衬的各种类型的其他典型。岳飞之与秦桧，文天祥之与留梦炎，白毛女之与黄世仁，是作为一组对抗性矛盾的对立面而同时并存的。蔣相如之与廉颇，富尔曼诺夫之与夏伯阳，《拉郎配》中拉与被拉的双方，是作为一组或几组非对抗性矛盾的对立面而同时并存的。当然，也有只出现一个人物或只着重刻划矛盾之一方的作品，然而它也并非没有矛盾或没有矛盾之另一方的。这便是人物本身的矛盾，或者是与人物相对立的作者或作为背景存在的某种社会力量。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又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里所说的“一切”和“各

种各样”，都是我们应该注意和深思的。

归纳起来说，群众需要的多样化、生活本身的多样化、作家与艺术家取材角度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决定了文艺作品题材、形式、体裁、风格的多样化。只有多样化的文艺作品，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反映出生活的丰富多彩。这就是“百花齐放”。

写于196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原载《成都晚报》1962年7月12日第二版）

上 卷

目 录

序：几句话……………李 致（1）

杂谈多样化（代自序）……………（2）

上卷（大型剧本）

钥匙（电影剧本）……………（1）

桂婢（电视剧上下集）……………（46）

火烧连营（五集广播连续剧）……………（92）

孟明视（六场话剧）……………（147）

下卷（独幕话剧）

在干旱的时候 [1954] ……………（193）

康组长 [1956] ……………（215）

月光下 [1957] ……………（229）

接么女 [1962] ……………（253）

勇于负责 [1978] ……………（269）

“贵客”临门 [1983] ……………（284）

画家、“英雄”与小偷 [1990] ……………（297）

后记……………（309）

跋：文艺画廊独特的形象系列……………严 肃（312）

钥 匙

(电影剧本)

主要人物

老 姜 男，五十来岁，嘉陵钟表厂青年车间主任。
小 方 女，二十七八岁，青年车间党支部书记。
小 郑 男青工，青年车间团支部书记。
小 曾 女青工，团支委，生产组长。
小 韩 男青工，团支委，生产组长。
小 费 男青工。
小 王 男青工。
梅 莉 女青工。
胖 姐 食堂女炊事员。
小 吕 公共汽车女售票员。
胡 杰 男青年，小曾的表哥。

序幕 温泉公园

阳光明媚，百花争艳，采旗飞舞，游客如云。

在展现公园景色的同时，唱主题歌《让青春更加美好》。

(一)

打开心灵之窗，
插上理想的翅膀，
翱翔在祖国晴朗的天空，
飞驰在新长征的康庄路上。
青年们，青年们，
快排除恶浊的污染，
快治好昔日的创伤，
肩负起四化的重任。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

(二)

打开心灵之窗，
插上理想的翅膀，
翱翔在祖国晴朗的天空，
飞驰在新长征的康庄路上。
青年们，青年们，
“五讲”是我们行为的准则，
“四美”是我们崇高的风尚。
让青春更加美好，
让青春放射出万丈光芒！

一群身穿节日盛装的男女青年，打着团旗和“热烈庆祝1981年‘五·四’青年节”的横幅，围坐在一块大草坪上，正在进行联欢活动。

主题歌唱完了。

“欢迎小费讲个故事，好不好？”一个青年站起来高声喊道。

“欢迎，欢迎！”全体热烈欢呼、鼓掌。

小费站了起来：“好，我就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题目就叫《钥匙》。先介绍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是方姐。……”

小方：“哎，小费师傅，别拿我出洋相，好不好？”

小费：“‘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嘛。这不是你经常说的吗？（继续向观众介绍）方姐是我们青年车间党支部书记。我们称她为‘八十年代的钥匙’，因为她善于打开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锁’。另外，还要介绍一下，……”

老姜：“还要讲我是不是？可以。实事求是地讲。”

小费：“他是我们车间的姜主任。过去，我们说他是‘五十年代的钥匙’，因为他虽然也想打开我们的‘心灵之窗’，可总是不大对得上号。当然，现在经过实践检验，作了必要的调整适应，他也成了‘八十年代的钥匙’了。故事主要是讲两把钥匙，可序幕还是要从我自己这把曾经出过点故障的‘锈锁’讲起，……”

小王站了起来：“还有我这把更难打开的‘烂锁’！”

小费：“对！就从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讲起！……”

1. 市区街道。

清晨，浓雾尚未散尽。

（画外音：“那是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80年初春。”）

一辆公共汽车开到一个站口停了下来。等着上班、上学的人群蜂涌而上。

小费、小王等几个男青工排开人群，抢先上车。一个老大爷被小王一推，差点跌倒。女青年小方眼尖手快，急忙扶住了他。

（画外音：“我们赶车，从来不讲文明礼貌，不讲公德。”）

小费、小王上车后，得意洋洋地在售票员旁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小方扶老大爷上车，挤到了小费、小王身边。小方对小费、小王：“同志，给老大爷让个座好不好？”

小费、小王盯了她一眼，又互相看了看，装作未闻。

老大爷感激地对小方：“不要紧，能挤上车就对啦。我站一站。”

小费对小王：“人年纪大了，就是要经常活动活动筋骨，要不然要得坐骨神经痛！”

小方不满地盯着他们，想说什么。坐在后排的女青年小曾站了起来，对老大爷说：“大爷，你不怕坐骨神经痛，就到这儿来吧！”小方扶老大爷走过去坐下。老大爷连声道谢。

小费回头一看，对小王低声地：“真由美！”

女售票员小吕：“哎，买票啦！”

小费随口答应：“月票。”

小吕：“请拿出来看一下。”

“啊？”小费摸摸口袋，故作惊讶地，“忘了带。”

小吕：“请买一张吧！”

小费无奈：“好，买就买一张吧。”慢慢地掏钱。

小吕对小王：“你呢？”

小王敞开皮甲克，露出插在腰间的一把匕首，傲慢地：“免票。”

小吕：“没有免票的。”

小王两眼一瞪，蛮横地：“啥？格老子……”

小费息事宁人地劝解道：“算了算了，我一齐买了。两张六分。”拿出一把分币。

小吕摊开右手接钱。小费一分一分地给她，给一个在她手心里按一下。

（画外音：“我这人最爱涎皮搭脸，特别是对年轻女同志。”）

小吕气恼地：“你不能一齐拿来？”

小费：“我给你点清楚嘛。”

小吕边收钱、扯票，边骂了一句：“流气！”

小费：“什么？”趁她递票时一把抓住她的手，“看谁流气，你把手都伸到我手心里来了！”

小吕把手挣脱，又骂了一句：“流氓！”

小费：“哟，又升了一级！”

一群青工哈哈大笑。有些乘客敢怒不敢言。小方正欲干涉，小曾喊了一声：“小费！”

这一声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小费对小王偷偷伸了个舌头，然后就正襟危坐，闭上眼睛，再不胡闹了。

（画外音：“曾姐是团支委、生产小组长，大家对她都有好感，但又有点怕她。”）

小方注视着小曾。小曾象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小方介绍：“涎客，调皮死了！”

（画外音：“可她对我印象不佳。”）

2. 郊区路上

公共汽车开到郊区一个站口停了下来。青工们和其他一些工人下了车，向着“嘉陵钟表厂”走去，汇合着从各方走来的工人涌进厂门。

进厂后，穿过花园，工人们分头各奔东西。青工们向着一个方向走去。

小费、小王走在前面，不时回头偷看一眼。

小方和小曾攀谈着走在最后。